



百味·书讯

《姚鼐年谱》出版发行

近日,安庆师范大学朱洪教授撰写的《姚鼐年谱》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自2009年至今,朱洪先后出版了《血祭桐城派——戴名世传》《朱书传》《方苞传》《刘大櫟年谱》《刘大櫟传》,本书是他关于桐城派系列研究的第6部著作。

诗和书信是了解姚鼐思想及生活的重要内容,但出生在雍正时期,生活在乾隆、嘉庆时期的姚鼐的诗及书信,多未具时间,为作者深入了解姚鼐的思想留下了困难。自2019年至2020年,朱洪六易其稿,所撰《姚鼐年谱》有三个特点:第一、收入了姚鼐大量的诗;第二、收入姚鼐大量的书信;第三、对歧义内容,尤其是时间不清楚的内容进行了辨析和考证。

继戴名世、方苞、刘大櫟之后,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。若要深入了解桐城派,不能不深入、全面地了解姚鼐的生活道路和思想的来龙去脉。阅读《姚鼐年谱》,既是帮助读者系统了解桐城派,也是读者具体了解清代知识分子和教育家的一个窗口。通过了解姚鼐的生平,读者可以具体地见证清代文化人的生活环境与思索轨迹,从而感悟各个时代读书人所普遍遇到的痛苦与奋斗、迷雾与曙光、无奈与追求。
周玉冰

百味·杂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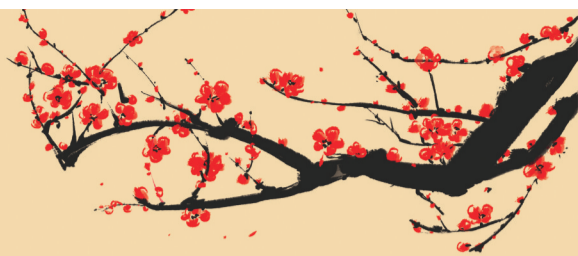
野兔叫“跑山”

安徽肥西 张建春

故乡不养兔,兔是野兔。兔在野地里倏忽出没,啃青咬枯,夜晚提上明晃晃的眼,透露土色的幽深。乡人把野兔叫“跑山”,我以为将“跑兽”读混了。比兔子跑得还快,说的是兔子速度。此兽胆子小,跑得飞快。常见兔子从脚边奔过去,转眼没了踪影。兔子和人亲近,连对视的机会都没有。灰蓬蓬的毛色,和土近、和草近。

野兔有克星,鹰、狗、铳。鹰眼疾,招上了,兔十有八九难逃鹰爪,小时我盯鹰盘旋俯冲,跟着撵总有收获,拾残留的野兔不是难事。狗撵兔子专心得很,一追就十里八里远,兔瘫如泥。狡兔死,走狗烹。乡村不干这事。持铳的人心硬,满野里走,兔子经不起吓,拼命跑,铳响了,铁砂喷出,兔的身子穿出无数洞。大传持铳,十指不全,都说是兔子啃的,兔子不急不咬人,咬掉了大传的大拇指。兔子三瓣嘴,属兔的三维也是,绰号就叫小兔嘴,家穷,紧着去了。小兔嘴略大,懂了人事,孤独得只和草木说话,极像从草青吃到草枯的兔子。

三维真的和兔子打上了交道,打猪草,老鹰抓兔,兔奔命,一头扎进三维的怀里,瑟瑟发抖。三维一把抱住,豁嘴发出了怪异的叫声,吓走了鹰。守株待兔,三维似乎做到了。大年三十逮只兔子,有它过年,没它也过年。不是年三十,一家子都高兴。一家人忙着剥皮吃兔肉,三维发现兔子的肚子在蠕动,一只怀孕的兔子。三维护住兔子,求着兔去一死。做父亲的叹了口气,把磨得雪亮的刀扔在了一边。放兔子,不走,跟定了三维。没几天三只兔宝宝降生,引得一村子狗叫。许多天,村子里有一景,三维去野地打猪草,身后随着一老三少兔子,蹦蹦跳跳,让我们眼热得一塌糊



涂。多年后读诗:“家奴拾枯草,走兔来相亲。生来不识兔,却立惊其神。行人笑彼拙,归来如频呻。乃知特幸脱,未信吾奴仁。”境不同,意却相通。

兔嘴三维没能长大成人,葬在荒野里,一地风声,兔子出没,慌慌的闹起响动。三维不寂寞,他是兔子中的一员。

兔没好名声。兔子尾巴长不了、兔死狐悲、兔崽子……多贬意。对狡兔三维有领教,雪地撵兔子,循着兔子的脚印找,脚印迷乱,找着找着进了洞穴,但最终总是一场空,兔早从另一洞口逃遁,空喜欢一场,如狗咬猪尿脬。吃麦苗、偷萝卜的兔,却没让村里人恨起来,不像老鼠人人喊打,想着法子对付。村里人留牲口田,也把兔子当了牲口,吃上几绺几棵,不当回大事。倒是持铳的大传有戒备心,不是怕他手中的铳,而是怕连兔子也敢枪杀的人。我去过大传家串门,他家中午有红烧兔肉,让我尝上一块,肉香,猛地去咬,铁砂咯牙,差点蹦下半个牙,不是滋味。想到了三维,我转身跑得远远的。

“雄兔脚扑朔,雌兔眼迷离,双兔傍地走,安能辨我是雄雌。”《木兰诗》中的兔在乡野行走,常摇动庄稼,激起尘埃,牵引庄户人家的目光和闲不下的双手,但仅是瞬间,身边的土在抖擞,苗得安种下,走乱的藤还要理顺了。星星滴落的夏夜,我倚在妈妈的膝上,听她说玉兔和吴刚的故事。第一次知道月亮还有个名,玉兔。兔竟住进了月宫,让我向往不已。我朦朦睡去,却又被惊醒,几只兔箭一般从田野窜到场地,打个弯,又钻进了月色里。

故乡不养兔。这叫“跑山”的家伙,常伴月色敲响梦的窗户,一敲就是多少年。

百味·记忆

琴韵

安徽合肥 钟玉昆

那晚,几个朋友小聚。几杯下去,不胜酒力的她已是微醺。略施粉黛的脸庞泛起红晕。虽快要退休,可一头卷曲的黑发,给人感觉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多岁。看她走路的姿势,不像是走路,更像是踏着舞步,自信、欢快、轻盈。酒桌上,她成了朋友的中心,大家推杯换盏,笑谈人生一件件开心事。席间,出现一位退休的军人,身材挺拔、魁梧,言行举止处处彰显出军人特有的爽朗干练。眼前的军人,突然唤醒她对一个人的记忆……

38年前,一场车祸导致她右腿腓骨和胫骨严重骨折,住进了解放军合肥105医院。那年,她22岁,刚刚参加工作,在合肥一家大型企业做文秘。当麻醉苏醒后,她看到长长的不锈钢钉已穿过腿骨,右腿被打上厚厚的石膏,高高地架在牵引架上,疼痛让她生不如死!无数次她嘶喊着、哭叫着,泪水一次次打湿了枕巾。不知在住院的第几天,她正万般无聊地看着天花板时,病床前突然站着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,他的左手臂打着绷带,上着夹板,用一条医用白纱布吊在颈脖上。

四目对视,她感到有点不好意思。“疼可好点?”她点点头。眼光落在他那只受伤的胳膊上。小伙子长着一副帅气的脸,身材修长挺拔,身高近一米八。“我叫颜明洲,滁州人,胳膊是在部队训练时受的伤。我住在对面的病房,以后就叫我小颜吧。”原来小伙子是名战士。自此,小伙子就常常守在她的床边,主动地帮她喊医生、叫护士,帮她打开水。给她讲自己在部队的生活,谈自己儿时趣事,谈自己的爱好。每当查房医生看到小颜又在她的床前时,总是厉声呵斥道:“你咋又跑过来?还不回到你的病房!”

小颜的出现,给整天躺在病床上的她带来些许的慰藉。他们交谈着,谈论着彼此的爱好和兴趣。颜明洲告诉她,他喜欢诗歌,特别喜欢泰戈尔的诗,比如《系一根心弦》:

“你七弦琴流泻的乐音跌宕、变幻。

琴弦间我悄悄地系上一根心弦。

从此我这颗心从清晨到黄昏,

与你弹奏的乐曲一起铮铮作响……”

谈起诗,小伙子眉飞色舞,醉在其中,也深深地感染着病床上的她。小伙子很健谈,他告诉她,泰戈尔曾说:当我们真正热爱这个世界时,才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我们当下都受伤,只是暂时的痛苦,终究会过去,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真正拥有生活。热爱,是一种用心生活的态度,永远不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对生命要热爱,对生活要热忱,对人生要有追求。世界吻我以痛,我要报之以歌。他的言谈神情,让她感受到他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活力,充满着对未来生活的乐观。他把自己那本珍贵的《泰戈尔的诗选》拿给她,她竟也津津有味阅读起来,在那不曾被诗歌浸润的心田,慢慢埋下诗歌的种子。从不喜欢诗的她,在他的影响下,竟也渐渐地喜欢了诗,并也尝试着写诗,这让她的父亲大为惊奇,她的父亲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,可女儿却从不对诗歌有兴趣。父亲哪里知道,是一位军人小伙在病房里,使女儿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!

小伙子不仅喜欢诗歌,还喜欢音乐,他的口琴吹奏得特别棒。每天下午,清脆的口琴声总是从对面的房间飘出。小伙子最爱吹的两首曲,一首是《妈妈教我一首歌》,一曲是《童年的小摇车》,特别是后一首,她常常会情不自禁跟着口琴音哼唱起来:

“在朦胧的记忆中
难忘那小小的摇车
它摇着日月,它摇着星索
它摇着妈妈无字的歌……”

哼着哼着,她的双眼就噙满泪水,模糊中她看见母亲在病房里为自己忙碌的身影,内心充满对母亲

无限的感激!当那钻心的疼痛袭来时,她就咬紧牙关,不能再让母亲听到自己的呻吟声。随着彼此交往的加深,爱情的情愫在她心中升起,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他,只要一天没见到,她就感到寂寞和孤独。难道这就是爱情?想到这,她的脸似窗外的晚霞,羞涩地低下了头。她期盼着早日痊愈出院。约他,拉着他的手,漫步在环城公园,徜徉在逍遥津畔,更要在九狮苑的广场跳一曲华尔兹:我要轻扶他受伤的手,他要挽我轻轻地跳着舞,挪动还不听话的腿……

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的院,更不用说去送他了,因为她还无法下床。她恨他出院时不该不跟自己打声招呼,但转念一想,又理解他,也许不打招呼,就可避免离别时的彼此失落和伤感。“用你的生活去热爱,正如用你热爱去生活。”这句诗是他送给她的,她早已铭记在心。只要她闭上眼,那熟悉清脆的口琴声又萦绕在她的耳边。

经过两个月的煎熬,她终于出院了,重新投入到工作中。后来,她尝试联系他,却再也联系不上了。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烙印在她心上。

“用你的生活去热爱,正如用你热爱去生活。”近四十年了,这句话一直陪伴着她,激励她热爱生活,并把生活中美好的一瞬用诗歌来表达。那只受伤的腿,没有中断她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她同受伤前一样,依旧喜欢跳舞。与其说是喜欢跳舞,倒不如说是刻意对那只受伤的腿强化锻炼。

诗以咏志,乐以抒情。诗歌和音乐,一直伴随着她,使她的生活充满着温馨和快乐!如今她走路,如同踏着音乐的节拍,轻盈、欢快,丝毫看不出她的腿曾经受过伤。这些年,她诗歌的创作欲望一发而不可收拾,常常被各大媒体刊发和被诗歌网络平台采用。

颜明洲,你在哪?在人近耳顺之际,她好想再见到他一面。病房相遇虽只有短短两个月,但你以一个军人的坚强,使那个怕痛、爱掉泪的小女孩变得坚强,让她战胜了以后生活中的艰难困苦,你更以诗歌和音乐的素养,影响着她,让她在日后的生活中发现美并寻找快乐!

